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 第七回 能有所棄乃為英雄 毋謂無人何來之子

懷祖對圖南道：「我勸你一句話，不是我把別人千辛萬苦積下的產業看作不心疼，也不是畏威懼勢，勸你掀頭低，其實盛族那幾位子弟，無非迫於饑寒，又看你有隙可乘，才紛紛動心，其所為可恨，其情猶可憐。縣中偏聽枉法，難道真是糊塗？不言而喻，是盛族借重了方兄，才見一人押一人，要把令親公郎磨折的半年十月，使你自願了事。」建威道：「縣裡真有這個心腸，圖南兄不好上控麼？」

懷祖笑道：「凡事真可以理勝，天下早便無事了。常言道：

官官相護，又道心是黑的，銀子是白的，苞苴一行，鸕鷀作笑，還問什麼是非曲直？如要打贏官司也是不難，只消圖南名子拼著這些產業，鑽頭覓縫，雙手送到縣中。究竟盛族理短，圖南兄理長。」圖南疾忙截住道：「要我行賄麼？我寧死不為。」

懷祖道：「令親呢？公郎呢？何月何時得離押所，兄台會計及麼？」圖南不語。

懷祖道：「楚人失之，楚人得之，究竟還在一家，不如邀盛族宣明一本之誼，把產業按人分送。」建威道：「圖南兄先擁偌大家財，一夕間變為窶人，將心比心，能無鬱鬱？」懷祖道：「以目前事勢度之，已失之珠，決不能重還合浦，去者不返，訟則終凶，不如憐他人所不能憐，慨他人所不能慨，失利得名，想亦圖南兄所樂為。」圖南道：「如兄所言，小兒與舍親又如何脫離苦海呢？」懷祖道：「此復何難？一紙和息呈，便可取保開釋。」圖南道：「縣中似有意同我作難，自請和息，不怕坐誣麼？」懷祖笑道：「兄台真是長者。南面者種各刁難，不過弄錢的方法。與兄無仇，與盛族又有何恩？盛族所欲得者，兄之財產，非欲得令郎之性命。行賄圖勝之事，在兄雖不肯為，在盛族不敢不防。今兄慨然將已往之事，置之不問，又復指■相贈，盛族覺是意外之僥倖，有不感激的麼？回首當初，不免又有些慚愧，其欲急出公郎令親之心，正也不亞吾兄。為什麼緣故呢？一層本案一了百了，便可安然坐享，二層在兄檯面前，明為圖報，實則示權，使公郎不敢翻案，正有大大地作用。兄台如聽吾言，令親公郎不消慮得，盛族自然會代兄設法。」

建威道：「圖南兄的產業贈人不贈人，是圖南兄的權利，雖在族中，不應爭奪。既經明侵暗占，便要講究自保的方法，爭持到底。如兄之言，雖非畏事，非憐他人之慨，但令圖南兄因爭而讓，便是自喪其權，自失其利。此時同族相爭，還好用『一本』兩字來解嘲，萬一其親其友，見圖南兄肯受欺肯吃虧，都來依樣葫蘆，圖南兄產業雖多，今天割一分，明天割一分，轉瞬例無立錐之地，請問懷祖兄可使得？使不得？」

懷祖道：「兄台不是嘗講合群麼？嘗講團體麼？群如何合？團體如何結？講道理，賢哲有時難明；講手段，下愚所樂從。手段在那裡呢？中國自昔相傳的宗法，正是目前救急的良方。宗法一明，由近及遠，由後溯前，人人歡若一家，親若兄弟，還怕不能協心同力，抵禦外侮麼？即以圖南兄近事論，爭者固然不是，坐視一族之貧困，不能代謀生計預弭其爭者，亦有不是。若再此呈彼訴，坐令貪得無厭的長官，如狼如虎的胥吏，不訊不結，視為永遠的衣食，久而久之，圖南兄與盛族兩敗俱傷，一邊是絲毫不能歸原，一邊是絲毫不能以享用，若輩以外之貪心則始終無有饜時，後累還堪設想麼？毒蛇螫手，壯士斷腕，何嘗沒痛苦？便有更甚於斷腕者，一腕便不足愛了。」建威道：

「話雖不差，究竟自棄權利，我終不以為然。」懷祖道：「圖南兄的產業，圖南兄自行主張，分贈族中，雖失利還未喪權，若使將來被縣中褫褫曲斷，權利兩失，又將如何？兄台尚以上控為有用麼？」阿金在旁接口道：「府裡不准到司裡，司裡不准到院上，院上不肯，還好京控哩。」

懷祖長歎道：「從府以至京控，就算得直，且算一算，該費多少時？該用多少錢？為甘於同宗一本之親，而甘於漠不相關之路人，有這道理麼？圖南兄！我勸你及早自決，無用躊躇，令親同公郎也好早些脫難。儻來之物，安知不能去而復來呢？」

圖南道：「金石之言，知我肺腑……」正要望下說，陳氏匆匆走來道：「大嫂此時有些發厥的樣子！」圖南不等說完，急忙入內。建威、懷祖不便久坐，也回棧中。

入晚阿金來報，圖南已發帖，遍請族人，定於明日會議，又恐他們疑忌不來，另備小啟，申明分產的主意。其夫人知事易了，去非又不日可歸，心胸一舒，病也減了許多。懷祖甚自歡喜，建威只是搖頭道：「我欲教人以強，兄偏教人以弱，真正格不相入。」懷祖道：「對外人宜用強，對親人不嫌於弱，若如兄言，因薄物細故，自相殘殺的，只消說是自保權利，還有誰好去責備？」建威微笑，不復多爭。

次日，建威對懷祖道：「聞兄島中產藥多，尊夫人又深明醫理，圖南夫人病勢反覆，何妨同往省觀？倘仗回春妙手，生死肉骨，也盡些朋友之誼。」懷祖顧問張氏道：「行囊中有無藥料？」張氏道：「雖有，登門自薦，能無為慘所笑？」懷祖道：「圖南非比泛常，是亦無傷。」張氏正還未允，陳氏適時來報導：「圖南夫人忽然想及家計，說敗家破產，都由已起，半夜悲啼，到今未止，剛才厥了兩次，看病情已是凶多吉少，奈何奈何！」懷祖力促其妻道：「去罷！問不容發之際，人命為重，不在拘泥小節了。」張氏繃眉道：「心病還將心藥醫，去亦徒然。」陳氏問知因由，極力慫恿道：「就算無功，也盡一番心。」張氏方始無辭，回到圖南家中。

陳氏引進相見。診視既畢，張氏先委婉勸解了一番，才在箱中取出一瓶紅沉沉的藥露，用開水鑲了一茶懷灌下，再揀幾味藥，囑用甘瀾水煎送。連看五天，圖南夫人十分已好了七分。

去非等兩人亦已歸來。建威意欲先行，懷祖又思同走，圖南再四挽留，說待其妻大癒，彼此都可放心，無奈只能住下。

其時建威同懷祖夫婦，已從棧中遷住圖南宅內，夜晚無事，聚議禁約的前途，非白非黑，是異是同，爭得熱鬧。建威卻一言不發，只拿上海寄來幾張報紙，反覆閱看。忽地拍案道：「卑怯的中國人，無廉恥的中國人，幾為地球通行的口頭禪！彼何人歟？彼何人歟？」忽地又推案起立摩胸撫髀，喃喃自語道：

「彼何人歟？殆舊中國之警鐘。彼何人歟？殆新中國之導師。人心不死，賴有斯人！」懷祖幾人不解所謂，急取報紙，翻到一張《海上日日新聞》，載有一篇小傳，其略曰：

馮君亞泉，東越人，少傭於墨西哥，積貨入美，以貿遷為業者有年矣。憤同種之受侮，奮然有以尚武為雪恥之志，乃返國就學海上之某社，為入日本陸軍學校之備。戒行不日，忽以拒約事，於某月某日飲藥自戕。

新聞上又記幾句來函道：

拒約不至以死爭，而馮君竟死，其死也無名；禁工毋害於馮君，而馮君且死，其死也愚。以愚死，以無名死，馮君其徒死哉！

懷祖嗟歎道：「其無名也，正好名者所不肯為；其愚也，正智者所不能及。馮君！馮君！僕恨來遲。不然，與君把臂入林，相視而笑，決不使君獨死！」圖南父子肅然正容道：「馮君以一死，廉頑立懦，後來必有食其福者。我輩雖不能似，亦當思所以似之。來函何人？乃敢掉弄辱舌，妄肆輕薄。」

張氏道：「聖者見之謂之聖，賢者見之謂之賢，下愚見之則仰天大笑謂之大愚，其人不同，其見自異。上宙下合，往古來今，那有什麼定評呢？」陳氏痛罵道：「是而為愚，是而謂無名，我當時若不遇救，葬身海中，在若輩眼光裡，越發見得是愚，見得是無名了。」說著說著，不因不由，腦門作酸，眼角裡流下許多紅淚，按捺不住，索性放聲長號大慟起來。阿金急得搓手道：「這是何苦呢？你就哭死，馮君也不得返魂，這是何苦呢？」眾人被他引得發笑。

卻見建威依然摩胸撫髀，喃喃自語道：「彼何人歟？彼何人歟？殆非今之人歟？噫！彼何人歟？其舊中國之警鐘歟？噫！彼何

人歟？其新中國之導師歟？」上上下下，一面走，一面念，竟有失魂落魄的情景。懷祖過去執住他的雙手，問道：「建威兄如何？建威兄如何？」建威搖搖頭道：「馮君馮君，吾愛其為人，吾敬其為人，吾痛其為人，吾尤恨人乃不知君之為人！馮君馮君，其真徒死已歟？」懷祖慌道：「建威兄，想是哀痛過度，神志失常，索性借這間房做追悼馮君的會場，建威兄便學大姊，痛痛哭他一場，倒可寬胸解鬱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是極，建威兄快聽懷祖兄的勸罷。」那想任你舌敝唇焦，建威雙耳如聾，竟無一言回復。

眾人正急得手足失措，一個女傭慌慌張張趕來道：「不好了！太太急煞了！」圖南父子飛步而入，陳氏拉定張氏緊跟在後。剩下懷祖、阿金兩人，守定建威，不敢走開。

懷祖忽地得計，附著建威耳朵，高聲叫道：「建威兄醒來，圖南夫人變了病了！建威兄快快醒來，圖南夫人燦重了！」恰像兩根電氣，直刺入腦，才把建威刺醒，定睛問道：「圖南夫人如何？」懷祖道：「女傭所傳，不知是何情形。」回頭對阿金道：「建威已醒，大哥何妨入內探一探呢？」阿金應了要走。

簾開處，張氏、陳氏攜手在前，圖南在後，笑嘻嘻又走進來。建威急問道：「大嫂無恙？」圖南道：「沒事沒事，荊人聽外間條哭條哭，聲高音響，當有意外之事，不免發慌。女傭無知，輕事重報，倒累了諸位。建威兄！可是你剛才的情景，真幾乎把人急死。」張氏笑對懷祖道：「大嫂有幾句批評真是十分貼切。」懷祖問是何言，張氏道：「大嫂說：夏大哥如處馮君的地位，便是第二馮君；馮君如處夏大哥的地步，便是第二夏大哥；夏大哥與馮君，可算是千里同心，生死知己。」懷祖聽了，也覺失笑。